



石川啄木詩歌集

周啓明 太立強譯

石川啄木詩歌集

周啓明 木立強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石川啄木詩歌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名 1654 字数 118 000 开本 850×1168 纸 1/32 印张 7¹⁵/₁₆ 捷頁 3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5) 0.86 元

前　　言

石川啄木是二十世紀初叶日本的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优秀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同时也是日本現代革命文学的先驅者之一。他的作品，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來說，在日本現代文学史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日本从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后，开始走上了近代資本主义的道路，給日本資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創造了經濟的和社会的基础，因而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出現了象二叶亭四迷的長篇小說《浮云》、北村透谷的詩歌和評論、德富芦花的長篇小說《黑潮》、夏目漱石的小說《我是猫》和《哥儿》以及島崎藤村的詩歌和小說《破戒》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进步的新興資产阶级的立場上，帶着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批判和揭露了实行专制主义的明治天皇政府的上层統治阶级和不合理的現實社会。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願望，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起了进步作用，因

此，这些作品已成为日本人民的宝贵的文学遗产。

但是，日本历史进入石川啄木所活跃的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以后，经过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和日俄战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反动的垄断资本业已形成，统治阶级对外日益暴露其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对内则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与此同时，日本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日本工人阶级——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尤其是身受剥削和压迫最重的矿工和军需工人，从一开始就采取最激烈的暴动方式来表示强烈的反抗。另一方面，日本最早的革命家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人创办了《平民新闻》，提出了反对战争的口号，发起了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和组织工会运动。这一时期，日本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新的历史现实向作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是勇敢地面对现实，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投身到人民当中去呢，还是怯懦地逃避现实，远离人民，沉浸于个人狭小的天地中？现实迫使当时的日本作家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在这样的时刻，日本反动的统治阶级非常惧怕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汇合，于是一面用武装镇压来扑灭工人阶级的反抗，一面加强控制言论、思想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一九一〇年六月，他们捏造了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谋杀天皇的莫须有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大

肆逮捕社会主义者。次年一月，又判处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死刑，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所謂“大逆事件”。这一血腥事件更加促使日本广大知識分子和作家走向分化的道路。虽然有不少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但也有一些人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变得消沉、頹廢和逃避現實。这一股时代逆流也突出地反映在当时的日本文学之中，前边提到的那些曾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老作家們，这时大多丧失了早期的銳气，沉浸于宗教或道德的自我懺悔的心境中；因此，主張“不要理想，对現實不加任何批判”的自然主义文学，竟风靡一时。文学作品的題材范围越来越窄，对現實生活的反映越来越淡薄，描写知識分子繁瑣的个人生活和心理活动的作品却日益增多。但是，石川啄木和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大逆事件”这一血的教訓，在他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他銳敏地認識到这次事件的本质，看到这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时代閉塞”。他在一九一〇年八月所写的一篇著名的論文《时代閉塞的現状》中，大声疾呼地說：“我們青年为了从这种毁灭的状态中振拔出来，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认清‘敌人’的时候了。这种时刻是必然要到来的（并非由于主观願望和其他理由）。我們必須一致奋起，向时代閉塞的現状宣战，抛开自然主义，放弃盲目反抗和对元祿时代的眷恋，要以全部精神倾注于明日的考察——

即对我们自身的时代进行有组织的考察。”

根据诗人在他以后所写的很多评论、书信和日记中的解释，这里所谓的“必须认清”的“敌人”是指日本的“国家政权”；而他以“全部精神倾注于明日的考察”的结果，认识了“革命的思想”，并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说明诗人在去世前几年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要用革命来摧毁“国家政权”，来突破这种“时代闭塞的现状”了。尽管诗人当时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者”这一含义还不够明确，而“革命的思想”又“常常是一瞬就消失了”，有时对革命的前途还流露出虚无主义的情绪，但是他毕竟提出了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对待“国家政权”这个“敌人”，来解决“时代闭塞”的矛盾。尤其是在他后期的诗歌《叫子和口哨》中，充分地流露出这种革命的情绪：

在我的头脑里，
就象在黑暗的旷野中一样，
有时候闪燃着革命的思想，
宛如闪电的进发——

他严肃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空谈革命理论的日本知识分子，同时又满怀热情地歌颂了“虽然不能议论”、却“时时刻刻准备着去斗争”的机器工人，对新兴的工人阶级表示了尊敬。早在日本现代革命文学产生以前，诗人就第一次用高度的艺术才华，在他的《墓志铭》一诗中塑

造了这样一个光輝的革命工人的形象。

詩人于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生在日本北部岩手县南岩手郡一个穷苦的乡村。童年貧困的生活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童年就和人民結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他日后所写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对自己的故乡和日本普通人民怀着多么深厚而真摯的感情。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經显示了对詩歌的爱好和文学才华。他十六岁时，在中学里曾领导全校学生罢課，和学校当局的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一九〇二年冬，他又曾参加救济足尾銅矿銅毒事件被害者的募捐运动，亲自上街头卖报。石川啄木沒有念完中学。他二十岁結婚，以后，就为担负全家人的生活，从事于各种职业，主要在北海道的函館、札幌、小樽和釧路等地担任地方報紙杂志的校对、記者和編輯等职务，一九〇九年入东京朝日新聞社当校对。由于他拒絕与黑暗和保守势力同流合污，所以他到处受到排挤打击，在貧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几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天才詩人終於夭折了。

詩人在詩歌創作上所走的道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經歷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十四岁时就参加了当时日本著名的詩人与謝野鉄干和与謝野晶子夫妇等人所主持的新詩社。这是当时一群小資产阶级知識分

子所組織的詩歌团体，他們所提倡的爭取个性解放和自我覺醒的浪漫主义的詩歌，深深地吸引了少年啄木。他满怀热情地走进了詩坛。在他最早的詩集《憧憬》和其他早期的詩歌中，洋溢着一个热爱真理与正义、但缺乏人生閱历的青年探索自然的奧秘、追求永恒的哲理的浪漫主义精神。尽管这些詩篇也流露出詩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对人民英雄的崇高礼贊，声言自己的詩歌“浸染着驕矜和永不枯竭的精神”，但是它們毕竟还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以后，詩人在北海道“漂流謀生”时，不仅增长了人生閱历，看到了“时代閉塞”和黑暗的現實，而且在现实中发现了冲破“閉塞”的积极力量和黑暗中的曙光。我們不仅在組詩《叫子和口哨》中看到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革命青年和先进工人的光輝形象，呼吸到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气息，就是在《一握砂》和《可悲的玩具》这两部短歌集中，也可以透过詩人个人生活情感的抒发，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尽管这两部短歌集主要是写个人生活中的穷困、哀愁和憤懣，但这和他早期詩歌中那种伤感的所謂“因襲的感情”則完全是两回事。正如他在一首短歌中所感叹的那样：

不管怎样劳动，
不管怎样劳动，我的生活还是不能安乐，
我定睛看着自己的手。

这的确是发人深省的警句，令人不禁感到詩人的一切不幸都是这不平等、不合理社会造成的。正因为在这些个人的抒情詩歌的背后具有这种現實生活基础，所以它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仍然能引起很多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共鳴。此外，他这一时期的詩歌，也有不少直接地反映了現實，描写了“多么忧愁的士兵”、“穷得連酒都戒了的”农民，以无限真摯的情感怀念和回忆“剃头鋪的徒弟”、乞丐、相士、艺妓、乡村女教师等等普通人民。

石川啄木以自己的創作實踐，表現了他是一个主張詩歌應該和現實生活相結合、應該为变革現實服务的有远見的詩人。他在《可以吃的詩》这篇著名的論文中，全面地总结了自己的詩歌創作，提出了自己对詩歌的积极主張。他說：“我們所要求的詩，必須是生活在現在的日本，使用現在的日本語，了解現在的日本的情况的日本人所作的詩。”他又說：“真的詩人在改善自己、实行自己的哲学方面，需要有政治家那样的勇气，在統一自己的生活方面，需要有实业家那样的热心，而且經常要以科学者的敏銳的判断和野蛮人般的率直的态度，将自己心里所起的时时刻刻的变化，既不粉飾也不歪曲，极其坦白正直的記錄下来，加以报导。”他对詩歌这样积极的主張和他的丰富的詩歌創作，在推动日本詩歌的改革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在继承和发揚日本古典民族詩歌——短歌——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

日本的短歌在石川啄木以前虽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从《万叶集》问世以来，这种文艺形式主要就为宫廷官吏和少数文人所垄断，和人民现实生活完全隔绝。“在啄木出现以前，短歌咏的主要还是自然景物，即使涉及到人民的现实生活，取材的范围也极其狭窄，只不过象情歌中的男女爱情或骨肉之情，都是些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啄木第一个打破了短歌中这种陈旧的束缚，把短歌解放，让它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①而且在他后期的一些短歌中，还给短歌灌注了革命的血液，使短歌这一古老的形式和革命的思想有了联系。这不能不说这是日本诗歌史上的一大革命。因此，现在日本进步的文学史家认为，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短歌和战后的人民短歌均应溯源于啄木，因为它们是和他的短歌一脉相承的。

另外，啄木在短歌的形式上也作了重大的改革。日本的古典短歌讲求辞藻典雅、意义含蓄，虽没有我国旧体诗那样严格的音韵约束，但也有一定的格律。每首短歌必须是三十一个音，按五七五七七的顺序排列成五句，而写时又必须写成一行。石川啄木卓越地继承了古典短歌含蓄精炼的传统。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① 见山田清三郎《石川啄木的〈一握砂〉和〈可悲的玩具〉》，1955年
日本三一书房版《日本文学名著解读》第68页。

小林多喜二就曾經称赞过：“啄木的短歌，那些好的，真是非常出色，……短歌的韵味有如咀嚼鮀魚一样充溢齿颊。”^①但同时，石川啄木又对短歌作了大胆的革新，他打破了短歌必須写成一行的千年成規，改作按內容的內在联系分写为三行，更重要的是他第一个抛弃了所謂典雅的辞藻，首倡用現代口語来写短歌。他在《可以吃的詩》中批駁了那些认为“現在的口語要是用作詩的語言就太蕉杂、混乱、沒有經過洗炼”的論調，而坚决主張“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的詩，非用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的語言来写不可”，认为“这已經不是把口語当作詩的語言合适不合适，容易不容易表达的問題了，而是新詩的精神，也就是时代的精神，要求我們必須这么做。”日本当代进步文学史家山田清三郎对石川啄木这个主張給予了高度的評价，认为“这是对过去短歌語言的一次勇敢的革命”^②。由于啄木在短歌上所作的这种創造性的改革，使得短歌这个一向被人民視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成为日本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能欣賞和运用的文艺形式。

正因为石川啄木是一个杰出的詩人，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献，所以，在一九六一年，值他

① 见1927年2月15日小林多喜二致田口澁子书，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39页。

② 见山田清三郎《石川啄木的〈一握砂〉和〈可悲的玩具〉》，1955年日本三一书房版《日本文学名著解讀》第68页。

誕生七十五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日本进步文学界和青年团体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日本革命老诗人渡边顺三在《赤旗报》上著文说，啄木的诗歌不仅“坦率地毫不掩饰地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的明治末期的青年们的焦灼、不安、愤怒和反抗”，而且在今天的日本青年群众中“仍能引起共鸣”，并指出日本现代青年“有义务正确地继承和发展五十年前啄木在战斗中，在曲折的思想演变中所摸索探求的方向”^①。

早在石川啄木逝世后不久，在二十年代前后，我国就曾经介绍过他的诗歌和小说。解放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号《译文》杂志曾选译过他的部分诗歌，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小说选集。所以他对我国家读者来说，完全不是陌生的。石川啄木在一九〇九年十月所写的一篇杂感中，谈到当时的我国和俄国时说：

这两个国家都曾经一度和日本帝国交兵作战而失败过。因此，我国人往往动辄就侮辱这两个国家。这种言行只不过表现了一种鼠目寸光和妄自尊大，可鄙而又可怜。日本并没有战胜中俄两国，战败的并不是中国而只是清政府及其军队；也不是俄国而只是沙皇政府及其军队而已。

两国人民的潜在力量是世界局势中的未知数，至于两国

^① 见渡边顺三《石川啄木逝世五十年感想》，载1961年4月12日日本《赤旗报》。

的未来如何，可以說是摆在世界前途上的两个大謎。①

五十多年前，在我国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的漫漫长夜之时，詩人就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敏銳地看到我国人民的“潜在力量”，对我国人民表示了深厚的感情。在刚过了他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的今天，我們又出版了他的詩集，这不仅能使我国讀者欣賞到他的杰出的詩歌創作，而且一定会进一步增強我們中日两国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

卞立強 1961年11月

① 见《空中书》，载1954年日本岩波书店版《啄木全集》第9卷第47页。

CAC/2/18



石川啄木

统一书号：10019 · 1654
定 价：0.86 元

目 次

前言(卞立强).....	1
一握砂.....	1—138
爱自己的歌.....	5
烟.....	41
秋风送爽.....	66
难忘記的人們.....	78
脫手套的时候.....	112
可悲的玩具.....	139—186
叫子和口哨.....	187—206
无結果的議論之后.....	189
一勺可可.....	191
書斋的午后.....	192
激論.....	193
墓志銘.....	195
打开了旧的提包.....	198